

傅淡如 著

爱比婚姻长

Aibihun yinchang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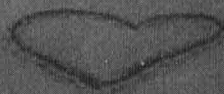
傅淡如 著

爱比婚姻长

Aibihunyunchang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比婚姻长 / 傅淡如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5513 - 0636 - 2

I. ①爱… II. ①傅…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8767 号

爱比婚姻长

作 者 傅淡如

责任编辑 曹彦史婷

装帧设计 全亚婷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12 千字

印 张 22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13 - 0636 - 2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54

诗意爱情的尘世坚守

杨广虎

这次读傅淡如的小说,感觉和以往不同,行云流水般的古典爱情似乎有些遥远,生活的烟火味道则浓烈些。如果说,以卫慧、棉棉等为代表的70后作家以“身体写作”闻名于文坛,以韩寒、郭敬明等为代表的80后作家狂荡不羁,有点小资,有时还扮演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那么相比而言,90后作家在物质极其丰富精神又相对贫乏的困境中,带给我们的是不断努力、热爱生活、洒遍阳光的“青春文学”。

作为90后作家,傅淡如当属于网络红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写作的不断成熟,她的小说已经摆脱了追求虚幻、玄妙的“童颜神器”,更加关注现实生活,抒写着城市男女沧桑生活的心灵史。以陆BOSS和徐离音的爱情、婚姻、生活为主线,穿插了形形色色的职场男女,与其说是一部爱的坚守、婚姻的延续,我觉得更像是人生不断走向成熟,爱的包容、谅解,不断相容的现代城市版青春小说。离婚不离家,因为彼此有爱,感情还有,懂得珍惜,才有了陆BOSS和徐离音由结婚到离婚又和好的故事,结局花好月圆,还有沈如静和袁微言,顾可琛和罗卿卿的美好婚姻。

作者以轻快舒缓的叙事节奏,干净优美的现代语言,直接剖析,深刻反思,让爱最终走向美好。小说布局精巧,故事性很强,没有落入俗套;因为作者心中有爱,在她的笔下挽救着因为一时气愤职场残酷而频闪红灯的婚姻,在两个人的不断磨合下,渐渐靠拢。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中,我也有体会,从《蜗居》《裸婚时代》到《浪漫向左婚姻往右》《樱桃红》《爱的创可贴》《宝贝》《爱在春天》《两个爸爸》《婚姻保卫战》等等,现实的逼仄,房奴孩奴,生活的不

易,都将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抗争,爱的滋润和浇灌,取得甜蜜的家庭和丰收的事业。

我注意到,郝煜冰是一位有文学天赋和才情而又勤奋努力的90后作家,有人说,90后更诗意,也更物质、更自我,她的小说,我要说更自强、更诗意、更懂生活;她的小说,从残酷的现实中抽离出爱的主题,像是春天桃花,面含微笑,让整个山川充满青春的活力,引领人们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可以说,电视剧中的爱情充满过度激烈的矛盾,郝煜冰小说中的矛盾和冲突是可以消除的,不大不小,鸡毛蒜皮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真实可信的,因为还爱着,爱比婚姻长,所以丰满的人物形象、竞争的职场、纠缠的婚姻等等,构成了她小说一幅幅生动的当下画面,吸引着读者不断深入阅读。

这篇小说在网上拥有超过百万的点击,连载期间该书点击率和订阅率均进入网站排行榜前三甲。小说需要市场,能得到网民认可是件好事。我更希望她的小说能走向经典,不仅在网,纸质读物也应该有,若干年后,我们还能记住。

2013年11月23日于长安

(作者2013年12月获第三届“陕西文艺评论奖”)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慕青衿

一直不知道怎么写这个评论,因为觉得,一部好文,是不能仅仅用浅薄的语言就可以表达的。

从淡如的作品在网上连载,到现在出版成书,我已经看了很多遍,每一遍都是别有一番风味,现在很多故事都追求虐身虐心,对于这个虐虐更健康的社会,我只想说,淡如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温暖的城堡,城堡里的女主人偶尔闹闹别扭,伶牙俐齿,蛮不讲理,但是面对一个腹黑如斯,强悍如斯的陆 BOSS,最后还是乖乖举旗投降。

淡如清晰贴切的笔锋带我们走近一对别扭的,以与对方斗,其乐无穷的小夫妻,让我们在这个爱情速成的年代,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速成爱情,让我们在感情的黑暗中,看见一丝光亮,尽管知道它不真实,但是也愿意沉溺其中,不想自拔,只因为,它满足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眼球,它更是爱情的一场盛宴,温暖了我们逐渐冷漠的内心。

在遇到你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之前,你有没有幻想过,他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做你的超人,拯救你于水火之中,还是在你受委屈的时候做你的小怪兽,任你发泄诉苦?是在你生病的时候,温柔地将你搂在怀里,轻声软语,还是在你别扭的时候,什么都不说,默默地换个方式,再转个弯将你重新拐回他的身边?

什么是幸福?幸福不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在我们未婚或者已婚人的眼里,幸福是可以找个灵魂和身体都契合的那个人,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音子是幸福的,因为在经历了晦涩的初恋之后,她遇到了陆则

浦——一个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来驯化她这只小猫的男人。

像陆则浦这样腹黑的男人,对待自己女人的政策就是:这个女人,我可以压榨她到炸毛,我可以宠着她别扭上天,但是别人不可以动一根指头,说一个不字都不行。

音子是幸运的,不管她要怎么耍别扭,怎么耍幺蛾子,任她态度是怎么怀疑、冷淡,或者嘲讽,对于陆则浦,眼里只有两个字——拿下!

在很多读者的眼里,音子是独立的,是自尊自爱的职场女性,可以为自己的爱情而搏斗,可以说脱离陆则浦就脱离,而在我眼里,音子只是一个吃了醋却不会表现,明明是对自己的不自信,还硬要说明是陆则浦旧情复燃的小女人。她是一个站在陆 BOSS 手心里跳舞的女人,怎么跳,怎么闹也逃不过大 BOSS 的手心。

现实没有那么多曲折,可是故事里就有,故事曲折不可怕,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故事里,有一个永远都胸有成竹、足智多谋的男人,陆则浦没有像其他故事中的男主那样,冷血无情,折磨得女主身心疲惫,遍体鳞伤,也许他也是别扭的,别扭地顺承着徐离音的别扭,也许在陆则浦的心里如是想到:漫漫人生路,多走一个弯才有意思,等到老了的时候,还可以跟孙子孙女讲讲他当初,是如何将那个别扭的老太太重新拐到手的英雄事迹。

如果说这个故事里除了男女配角推波助澜之外,我最看好的,便是淡如嘴里的二货沈如静,这是音子的闺蜜,也是音子的损友,其实整个故事里,沈如静是看得最明白的一个人,自始至终,她都一直很看好,并且只看好陆 BOSS 和徐离音,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许就是这个道理。

淡如很聪明,像音子这样的女主,有的不是大家看到的别扭性格,别扭只是添加这个故事的笑料,而笑过之后,你会发现,音子之所以别扭,那是因为她性格中的优柔寡断,还有不自信,她为什么要怀疑陆则浦跟贺心姚余情未了?为什么总是对沈如静强调他们

之间没有感情？前者是因为出现一个在各个方面都极具挑战的优秀女人，关键是这个女人还是陆 BOSS 的前任，这是对自己的不自信；后者是因为她在抱怨，不是她没有感情，而是她主观的认为陆 BOSS 不爱她。这样的女主必须在关键时刻，从她的身边跳出一个人来，甭管是不是二货，用力地推她一把，而这个人就是最佳女配——沈如静。

而最后的最后，徐离音跟陆则浦欢欢喜喜的继续在一起，演绎着他们的斗嘴互掐，调节情趣的斗智斗勇，过着和和美美的幸福生活。

说了这么多，还没有恭喜淡如，可以让这个温暖的故事，印成铅字，让更多的人看到它，知道它。更庆幸，在某一处能与淡如萍水相逢，有着一个共同的梦想，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感谢她邀请我为她写序，希望我们以后都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也祝淡如可以用她细腻的笔锋，写出更多的温暖的故事。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而在这个故事里，到底是徐离音便宜了陆则浦，还是陆则浦便宜了徐离音？只有把这本书带回家的你，来断定了。

The top of the page features two large, light gray triangular shapes pointing towards each other, meeting at a horizontal line. The text 'Chapter 1' is centered on this line.

Chapter 1

虚有其表的婚姻

XUYOUQIBIAODEHUNYIN

离婚。

在冷战半年之后，徐离音终于如愿以偿，一夕之间由陆太太重新变回婚纱公司的一名小职员。

正是秋末冬初的时节，这个北方城市和往年一样，遭到了寒流的强势侵袭。此时昏暗的天气预示着很快就会有一场冰冷的大雨倾盆而降，可徐离音却从这样低沉干燥的空气中感受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阳光气息，境随心转。

他们从民政局一前一后地走出来，陆则浦比她快了一个身位的距离，他身形修长，步子也一向大。徐离音走在他身后，想到包里放着一个象征自由的证书，微松一口气，总结出两个结论——第一，自由都是有代价的，就像陆则浦和她彼此折腾的这半年时光，他们都已经无力再继续在这个问题上纠缠。第二，陆则浦此人虽然口口声声说不喜欢冷战，但是却十分擅长冷战。可见这个男人的话没有几句可信的。

前边的人忽然停下脚步，接了一通电话，声线一如既往的平稳低沉，时不时“嗯”一声，带着低低的沉敛气质。徐离音犹豫着要

不要等他一下,半分钟之后,见他还没有结束通话的意思,便给了他一个微笑,三分真诚、七分敷衍,然后挥手告别。

毕竟是朝夕相处了三年时光,他们对彼此的生活细节和日常用品都已经烂熟于心。所以徐离音毫不费力地看到了路边陆则浦的车,而且目光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似乎这成了一种难以改变的习惯。她莫名郁闷,路过那辆车的时候不由得对它补上两脚,丢下一句“破车”之后,就转身离开。当然这个“破”字不是针对它的车标,而是针对它的车主。

一周之后。

她抱着文件回家,准备转换一个地点继续加班。在公寓楼下竟然再次看到陆则浦的车,她怀疑自己的隐形眼镜是否脱落,可是走得近一些,又仔细确定了一遍车牌号,这确实是陆则浦的车没错,车镜上那个挂饰还是她曾经亲手挂上去的。

不知道这人又在卖什么关子,她带着知难而进的心理搭电梯上楼,果然不出所料,在家门口看到了陆则浦。他似乎也是才下班不久,还穿着他在公司最常穿的那身西装,精致的袖扣在晕黄的感应灯下略有些反光,裁剪得体的衣裤和他沉敛的气质完美融合,如同一位优雅的贵公子,在这个并未跻身到本市高档住宅区的公寓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徐离音决定敌不动我也不动,她停住脚步,任由电梯的门在她身后缓缓合上。陆则浦见她没有过来的意思,深深地看了她一眼,然后放下手中那个精巧的行李箱,屈尊移驾,向她走去。

默数着他前进的脚步,徐离音不由自主地后退,手指轻握成拳,嗤了一声:“干什么?”

“你这么紧张是干什么?”陆则浦眉峰一拧,指了下紧闭的家门,“我没有钥匙,没法开门。”

这间单人公寓是几年前徐离音计算了一下自己的积蓄和正常情况下她未来的工资水平,觉得负担月供不成问题,于是利索地买

了下来。结婚后这里就一直闲置着,直到现在恢复自由身才得以重新启用。

“这里是我家,”她提醒道,“为什么要把钥匙给你?”

“我也会住过来,和你一起。”陆则浦回答得言简意赅。

徐离音越发觉得不可思议,她下意识地捏住了手里的钥匙。从法理上讲他们已经离婚了,从情理上看她也十分满意自己目前独居的生活空间,陆则浦做事一向有分寸,也有道理可讲,但这次似乎是个意外。

“放松,”也许是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也许是她的表情让陆则浦觉得有趣,他一直紧绷的面容终于微微一动,唇角勾了个清淡的笑容,语气颇为耐心解释给她听,“爸说,如果我和你离婚,他就会收回我在华陆集团 20% 的股份。所以,我的意思是这件事先不要让太多人知道,我搬过来或是你搬回去住,怎么样都可以,我听你的。”

说得好听,什么叫听她的?这分明是假惺惺的民主,两个选择的结果难道不是殊途同归?徐离音不假思索地摇头,她知道陆则浦绝不是一个会死缠烂打的人,既然同意离婚,那么就说明已经做好准备彻底结束他们三年的婚姻生活。既然如此,双方家长迟早会知道离婚的事情,迟不如早,夜长梦多。她问:“你一向不赞成粉饰太平的做法,这次怎么把一切都想得这么简单?”

陆则浦回答道:“是你想得太复杂了,给我两个月时间,我会把爸那边搞定。”

两个月到底够不够去解决这个问题,徐离音很怀疑这句话只是缓兵之计,可偏偏他的语气又是难得一见的认真。并且直视着她,眼神中熟悉的深沉让徐离音很想躲避,她转过头,才发现刚刚自己居然呼吸一窒。

她得恢复冷静,不能先失了阵地。于是微一清嗓,声音冷冷淡淡:“你生意上的事我从来都没有兴趣,而且现在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会由行政总裁变为基层职员这件事也和我没有关系。”

“是么，”陆则浦听后依旧不愠不怒，一成不变的表情仿佛永远让你看不出他最真实的情绪变化。他稍稍靠近她一些，俯身在她耳边低低地笑，“其实还有一个办法，我们复婚。”

“……”这根本不是还有一个办法，而是货真价实的威胁。

“别这么看着我，你知道我刚才不是说笑。”陆则浦唇角笑意渐深，当然不是说笑，因为她的每一个弱点他似乎都了解得透彻。比如，“你们公司最近很忙，新上司对你印象怎么样？还有，你这周末要回家看爸么？我和你一起去。”

这个爸指的自然是居住在邻省的音父，这个上司自然指的是三个月前才强势入驻她们公司的设计部新总监——极为难缠的一个人。

对话至此，这件事的结局已经有了定论。

徐离音终于松开双拳，把家里的钥匙甩了过去，陆则浦早有预料般稳稳接中。转过头懒得看他那个碍眼的淡笑，她拎着包决定去密友沈如静家里住，能蹭几天是几天。

婚纱设计品牌 HAVOE 公司十年前在本市设立了分部，所谓 HAVOE，拆开了看就是 HAVE 和 LOVE 两个单词，拥有爱情，一个浪漫至极的名字。两年前 HAVOE 一件名为“夜色”的复古婚纱礼服经过大浪淘沙的筛选，一举拿下国际金奖，名声大噪，之后便顺理成章坐稳了一线品牌的位子。

徐离音的直系上司是分公司设计部总监李文亚，她是 HAVOE 总部三个月前才从澳洲高薪聘请而来的著名设计师，四十岁左右，本该是上有老人照顾，下有一个青春期的孩子要教育的时期，可是据公司的八卦论坛称，李文亚目前离异，前夫在澳洲当地是一位名气不小的企业家，目前七岁的女儿也在国外由父亲抚养。

彻头彻尾的单身贵族啊。

不过，贵族也好，上司也罢，徐离音经过三个月的磨合期，给她

贴上的标签就是——白骨精，工作狂。拜她所赐，设计部的员工都成了加班达人，好像从李文亚上任以来，就没有几天能在正常时间下班，公司里十二层设计部的灯光一定会陪着星星一起闪烁到每晚八点钟之后。但是，作为上司，恩威并施这一点被李文亚掌控得很好。虽然工作强度前所未有地加大，可是设计部的保底福利和奖金也让别的部门望尘莫及。所以员工们震天的怨声便被每个月自己工资卡中多出的余额顺利平息了，多么现实又高效率的解决办法。

从总监办公室走出来，徐离音耳边还回响着刚刚李文亚和她说过的话：“这几天我感冒了，不太舒服，一会儿的面试由你替我搞定。记住，把你慈悲的一面彻底收起来，对于达不到要求的面试者，请在两分钟之内让他拿着简历离开。”

好吧，李文亚大概忘了感冒是会传染的，徐离音打了一个喷嚏，头重脚轻地抱着一叠新人简历。愣了半天，才想起来自己刚刚是打算要去茶水间冲一包感冒药。

一个月前才分配到设计部任职的小妹童芬拿着手机匆匆忙忙走了过来：“音姐，在你去总监办公室的时候，有两个未接电话。”

“谢谢。”徐离音抽了纸巾，一边拧鼻子一边低头瞅了眼屏幕，那串电话号码并没有被她保存在通讯录中，不过只扫了一眼她就明白这是陆则浦那尊大佛来找她了。可她不准备回拨过去，索性把手机调成屏幕保护的界面，一幅风景画让她顿时觉得赏心悦目了许多。

一分钟之后，童芬戳戳她，语气小心翼翼：“音姐，手机又响了，你不接么？”

徐离音回过神，心想为什么不接？做了亏心事的又不是她。

电话那边传来低沉的声音：“我刚刚还和自己打赌，以为要拨到第十个时你才肯接。”

有什么好赌的，徐离音不无鄙视地喊了一声：“你怎么这么

无聊?”

“你还不是一样，拒接我的电话是不是让你消消气？”

懒得搭理他不着边际的闲聊，还是直奔主题为好：“请问你有什么事？”

她的语气公事公办，带着刻意的疏离。陆则浦旋即轻笑了一声：“我今天早上要到你公司附近的一家酒店开会，一起吃午餐。”

“我没空。”

“那一起吃晚餐，六点钟我去接你。”

“我说了没空。”

“据我所知贵公司的新品发布会并未到期，而且你最近也没有出差公干。在忙什么竟然会连吃一顿晚餐都没空？”

“忙的那个人是你，公事私事、商场情场轮番上阵。”徐离音这话一半是损他，一半是陈述事实。

陆则浦不置可否，并没有要解释一下的意思，只是说道：“就算再忙，你总要吃饭的吧。”

“我可以选择不和你一起吃。”徐离音不想再进行这种无意义的拌嘴，毫不留情地挂了电话。这次陆则浦没有再打过来，她喝了一杯满是苦涩的感冒冲剂，头晕脑涨，不甚清醒地想着，刚刚这人不是还说会打十个电话的么？

晚上，照例加班，照例三五个同事聚在一起，一边低声笑聊着八卦，一边匆匆解决完统一买来的快餐。从公司里出来时已经将近九点钟，冷风打着旋儿从徐离音身边呼啸而过，她忍不住连打了三个喷嚏，实在是配合。一路同行的同事见状，说什么也不肯放她独自一人去地铁站，在路边拦了辆计程车，硬是把她塞了上去。

透过车窗户又看了一眼身后的公司，徐离音心想再这么下去，迟早有一天她会发展到以公司为家的地步。曾经就有一个新入职的男员工，浑身上下充满着设计师那种典型的自由主义气息。所

以为了宣泄对李文亚加班政策的不满意，夸张地把被褥枕头和洗漱用品统统带到办公区，大声解释说反正每天下班时末班车都没有了，还不如就住在这里。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当天下午他就被调离了设计部，李文亚二话不说，召集全员开会，礼貌地请想离开的员工现在就收拾东西离开，她会由公司统一给安排新职位。好在其他员工都不像那位愣头青似的不识趣，所以无人再敢提出异议。该加的班继续加，该忙的工作继续忙得脚不沾地。

终于到家，徐离音的感冒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太阳穴突突地跳着疼。家里只有她一个人，陆则浦不知道去做什么了，也许是饭局应酬，也许是约会，或者左拥右抱之类的，总之还未回来。

匆匆洗澡，然后从衣柜取出一件厚毛衣穿上。不可避免地瞥见衣柜中那些摆放整齐的男士正装，她用指尖轻轻按压着更加疼痛的太阳穴，固执地用一条围巾系在挂衣杆中间，即使是男女共用，也得公平划分成两部分。

大功告成，徐离音猫着腰钻进被子中，倒头便睡。

睡得天昏地暗，忽然嗅到一阵冰凉的薄荷清香和极淡的烟草味道，二者混合在一起，竟然十分好闻。室外气温低，陆则浦的手掌充满凉意，床上的人闭着双眼，睫毛微颤，面色红得不正常，他伸出手欲覆上她的额头，忽然又停住了，对着手掌轻轻呵气，感觉不那么冰冷了，然后才极柔地抚了下她的额头，果然一片滚烫。

徐离音半梦半醒，微一睁眼，就看到陆则浦坐在床边正看着她。大衣未脱，一身风尘仆仆的气息，显然是刚刚回来。她随便哼了一个音节出来，算是打招呼，然后翻了个身，闭上眼睛准备继续睡觉，只听他低缓的声音在身后响起：“退烧药放在哪里？”

灼热的体温让她无力再拒绝他的好意，抬起胳膊，软软地指了下书桌，开口时声音喑哑干涩，带着浓重的鼻音：“药箱在第二个抽屉。”

很快她就被别人揽着双肩扶了起来，陆则浦倒了热水，喂她吃过